



##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五年

临时逐字记录

## 第 四二〇〇 次会议

2000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乌瓦纳先生 . . . . .	(马里)
成员:	阿根廷 . . . . .	利斯特雷先生
	孟加拉国 . . . . .	乔杜里先生
	加拿大 . . . . .	海因贝克尔先生
	中国 . . . . .	沈国放先生
	法国 . . . . .	莱维特先生
	牙买加 . . . . .	达兰特女士
	马来西亚 . . . . .	哈斯米先生
	纳米比亚 . . . . .	安贾巴先生
	荷兰 . . . . .	哈默先生
	俄罗斯联邦 . . . . .	拉夫罗夫先生
	突尼斯 . . . . .	本·穆斯塔法先生
	乌克兰 . . . . .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 . .	杰利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霍尔布鲁克先生

##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 1160 (1998)、第 1199 (1998)、第 1203 (1998)、第 1239 (1999) 和第 1244 (1999) 号决议。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

下午 3 时 30 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并且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联合国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贝尔纳·库什纳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欢迎库什纳先生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在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00/878）。

在本次会议上，安理会将听取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联合国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贝尔纳·库什纳先生的通报。

**库什纳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在通报中将集中三个方面。第一，从我们抵达遭到战争蹂躏的科索沃的时刻起，我们在 15 个月驻留期间在科索沃做了什么？第二，我们在应付眼前最大的挑战：筹备将于 10 月 28 日举行的市政选举——至少在一代人时间里科索沃首次民主选举——进展如何？第三，目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以及在举行这些选举后我们的政策优先项目是什么？

首先让我评估自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大约 15 个月前抵达科索沃以来我们所进行的工作，非常简略地评估一下，因为我知道各位成员知道这些事项。

在政治方面，我们设法使来自所有社区的政治代表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于去年 12 月设立了联合临时行政机构。

在科索沃过渡时期理事会（过渡时期理事会）中，我们有来自各社区和社会各阶层的 36 位成员就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辩论。这些是热烈的、激烈的和非常重要的辩论。辩论非常坦率——这些是在各社区之间、而不是在科索沃特派团和科索沃人之间的辩论。

在临时行政委员会中，科索沃特派团支柱部门负责人与主要的科索沃阿族代表和来自塞族全国委员会的特拉伊科维克夫人一起工作。在我以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身份作出最后决定之前，科索沃特派团的每一项条例都在这里得到讨论。

20 个科索沃特派团——科索沃联合行政部门都已设立并开始运作。大约 60 000 名来自所有社区的科索沃人在这些部门的薪给单上；这一数字最后将增加到大约 65 000 人。换句话说，该委员会负责给 60 000 至 65 000 名科索沃公务员发放工资。

我相信，在科索沃取得了一些各位成员知道的其他成就。在科索沃特派团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办事处）支柱部门的协助下，我们在没有遇到重大问题的情况下设法使近 100 万难民回返。请注意，我们不仅设法处理这些 100 万难民，而且还设法处理最近主要从德国、瑞士和其他欧洲国家返回的另外 10 万名回返者。我已经要求这些国家停止回返，因为冬季即将来临。

在联合国支柱部门的协助下，我们在科索沃各地所有公共生活领域设立了职司民政管理机构。但是，我必须说，我们非常、非常缓慢地得到必要的工作人员，尽管现在这项工作接近完成。

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支柱部门的协助下，我们设立了媒体部门，并开始了广泛的努力以建设民主。我将稍后在发言中更多地谈谈选举进程。

在欧洲联盟支柱部门的协助下，我们为功能性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说容易，建立起来也容易，但是要适应当地的真正生活条件就不容易了。

在驻科部队的协助下，我们使科索沃解放军非军事化，并且同欧安组织一起开始建立一支真正的科索沃警察部队。我们现在有不到 2 000 名科索沃警官；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后 6 个月到 1 年中拥有大约 4 000 名科索沃警官。

最近，在与驻科部队合作的另一个重要的例子中，我们接管了 TREPICA 综合企业的 Zvecan 冶炼厂，以处理眼前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并与此同时为管理科索沃财产和建立多民族劳动力奠定基础。采取整个行动是为了当地所有社区人民的利益。我收到了关于对在 Zvecan 的工人、儿童和孕妇的验血中获得的最新数字；相信我，这真正是一个健康紧急情况。塞族工人已经开始在 Zvecan 冶炼厂恢复工作。

我要举的最后一个关于科索沃特派团所有支柱部门和驻科部队进行堪称楷模的合作的例子是在 9 月 24 日、上星期日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选举的重要日子确保安全，尽管我要说，我有时候希望这一合作更加强化和更加统一。

当然，不止成就与成功。科索沃特派团、安全理事会、及广大国际社会都应对自己十分坦率。一个关键错误是我们常常试图执行“纯粹的”但却是不实际的政策方案，而不是考虑到仍然存在的冲突情况。但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不是冲突后特派团；他们是轻微冲突特派团。我们需要懂得没有战争并不意味着任务地区已进入冲突后局势。

我要举几个例子。在经济学中，试图发展纯市场经济而忽视如住所、住房、公用事业和社会就业等直接和基本的社会需求，是错误的。在教育中，从一开始就坚持多种族学校，因而实际上根本妨碍少数民族儿童接收任何教育，是一个错误。在司法方面，我们试图建立地方司法制度，却未能带来必要的国际法官和检察官。还需要赋予特别代表特殊的权力，以建立适当的司法制度。在媒体界，我们试图建立自我管制的制度，同时不可避免地需要作出有力的决定。当一份科索沃报纸发表了一名嫌疑犯的名字时，你不能接受，因为所谓嫌疑犯会被杀死。

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纠正了这一做法。你必须同时作两件事：满足紧迫需求和为可持续的长期方法奠定基础。当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非阿尔巴尼亚族成员的状况。尤其是塞族人和罗姆人，常常仍被排斥在日常生活之外，仍面临着极大的人身安全危险。我们力图以大量像共处议程这种倡议来应付这种确实可叹的局势，上述议程包括对塞族人的特别援助方案及成立专门的地方社区办事处。我最近就为几个这种办事处揭幕。这些办事处专门争取便利少数民族成员获得服务和增加对他们的保护。

另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是失踪者和被拘留者的命运。我很抱歉以该问题来困扰安理会。我已经在这里几次谈到该问题。我很高兴难民专员办事处任命了一名特使来处理他们的命运，但我担心如果国际社会不以压力迫使贝尔格莱德改变其迄今不让步的姿态，则不会为失踪者和被监禁的科索沃阿族人实现太多的结果。此刻，最近从塞尔维亚监狱释放的 68 名犯人在科索沃举行绝食抗议，声援仍被监禁的同事。他们报告，在被监禁中受到酷刑。我极为关注剩下的犯人，他们在塞尔维亚被关押了 17 个月，而且现在可能在仅于塞尔维亚境内的这一政治动荡时期被世人所忘记。

我要谈到第二点：为 10 月 28 日的选举的筹备工作。我们同欧安组织一道，用 14 个月来为最顺利的选举作准备。我要谈到三个方面：技术准备、正在进行的竞选——当然包括政治暴力——以及塞族人不参加选举的情况。

科索沃特派团的文职行政机构和体制建设支柱——第二和第三支柱——努力进行一次充分的选民登记进程。我相信，能够为 10 月 28 日的选举准备好一份完全和准确的最后选民名单。鉴于任务的艰巨，以及实际上开始就数据极少和贝尔格莱德的不合作政策，该进程十分复杂，但我相信我们将为选举打好坚实的基础。大约一百万人申请登记为选民。此外，我们的候选人登记过程很活跃，有 5 000 名属于 19

个政党、2 个联盟、3 个公民行动的候选人及 15 名个人候选人。

竞选于 9 月 13 日开始。迄今进行良好，未出现任何重大事件。这不一定是所预期的。我们在 8 月经历了尤其针对科索沃民主联盟成员的政治暴力的大幅度升级。科索沃特派团、特派团警察和驻科部队在又一次共同努力中，启动了处理这种暴力的机制，包括向广泛的候选人提供特别保护措施。我高兴地报告，自该机制建立以来及政治选战开始以来，政治暴力已大幅度减少。如果各位成员感兴趣的话，我愿意分发根据自特派团开始以来收集的数字绘制的统计图表。

当然，暴力仍然是科索沃每天非常困难的问题。当然，竞选还要再进行 4 个星期。我们需要继续十分谨慎，并能够对任何问题迅速反应。我认为可公平地说，从技术角度和廉洁和平静的竞选角度来说，于 10 月 28 日举行成功选举的因素均已具备。我希望我们会成功。

在这方面，我们如何判断第三种因素：科索沃塞尔维亚少数民族不参加这些选举的情况。我尊重塞尔维亚全国理事会的决定。我尊重他们的论点。诚然，安全局势和一小部分塞族返回者使他们难以参加，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和政治错误。这些选举仅是很多选举的第一批。阿尔巴尼亚族和塞族人方面参加选举不会损害任何东西，而我们正努力解决塞族人的问题。例如，驻科部队和科索沃特派团警察正每天改善所有少数民族成员的安全情况。我们同阿特米耶主教一道，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促进流离失所的塞族人返回他们在科索沃的家园。

我最后要指出，我高兴地看到科索沃塞族人愿意参加选举出的市政机构，而阿尔巴尼亚人已经接受了这种进程。我们最终将有由各族裔参加者组成的代表制市政议会。将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们仍然决心加强共处，并因此为最终的和解奠定基础。首次民主选举将是这一进程中的十分重要的步骤。

我想简单谈谈第三点。前面有什么在等待我们？我们去往何方？在地方选举后，科索沃将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如何面对前面的道路？在我看来，这里有若干问题或解决办法。

首先，我们需要在各个城市落实选举结果。我们应当使地方选举的结果成为一种现实，这并不容易做到。我们希望接下来一切事情都很妥善、平衡。我们知道，所有候选人都已宣誓，不仅保证尊重选举结果，而且承担对城市的所有民主责任。民主传统在科索沃即使曾有长期历史，但近几年来却不复存在。

但我相信，科索沃人确实赞同并向往建立真正的民主。我曾以联合国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名义，前往各省，解释联合国特派团的立场。我称之为我的“推广运动”。我在每个城市向与成千上万前来听我解释立场和提出问题的人发表谈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总的印象是，投票人和候选人希望这是一次民主选举，我相信这一印象是正确的。他们准备在城市和其他地方建立民主政府。

但这些还不够。即使实现了这一目标——我确实希望它能够实现，但请记住，有人曾说这是不可能的，而即使稍多一些可能。我将第一个为之欢欣鼓舞——事情也还没有结束。安全理事会第 1244 (1999) 号决议的含混之处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对该决议的含义作出解释，也就是说，解释其存在的理由，即自治和真正的自主权。

我们希望市政当局本着这些原则、即自治和真正自主权原则行使职能。为此，必须考虑到那些选举，以在过去 15 个月来建立的行政要素之间达成新的平衡。一些党派将表明自己比其他党派更强大。对这一点也必须加以考虑。我将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

因此，我向我在科索沃所有这 30 个城市中会晤的科索沃人提出了一项契约，我们不再提一个合同。契约的内容是，选举应当以妥善、民主、平衡的方式进行，接下来应讨论现实的自主权问题。让我们以妥

善、平衡的方式、通过选票来把握城市的命运，然后，我们可以举行进一步的讨论。科索沃特派团和科索沃人可以找到最佳方式来加强责任，因为我们需要加强责任，将更大的责任赋予与科索沃人联系更密切的行政当局。

有一些问题必须讲明。我呼吁他们减少种族暴力。塞尔维亚人需要走出他们的隔绝区，我不能称之为贫民区，但确实很像贫民区。不仅政治当局应当签署声明，科索沃人也必须允许生活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成为科索沃的正式公民。

最后，我是有信心的。我已经向你们讲到这一点，大家只须看一看有关的数字，种族暴力尤其是自选举开始以来不断减少。各个社群都应享有同样的权利，目前的情况仍非如此，据说，这需要整整一代人来实现这一点。是的，我知道确实如此。但我认为，在科索沃，政治的成熟已经达到某种程度，可以促使这一点早些实现。

第二，我们必须发展经济。这是一项艰巨任务。我说的不是私有化，面对现实，这显得技术性过强，理论性也过强，但需要开办一些企业。在前南斯拉夫，有公有财产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等等，我们需要给投资者以信心，发展经济。我们仍然过于依赖援助者，尤其是欧洲联盟，虽然它显示了它的慷慨。

最后，我们必须寄希望于科索沃人，无论存在怎样的困难，也无论还有怎样的仇恨尽管我们已很疲倦，甚至在静夜里，看到进展不大，我们仍会感到沮丧。然而，必须让科索沃人负起责任。如果不经历让科索沃人管理行政、并给他们以民主的阶段，在科索沃就不会有民主解决办法。

否则，有一些迹象表明，我们的目的可能难以实现，而这将导致如我所说，国际存在、尤其是军事存在将成为占领军。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消除动荡局势，让科索沃人明确意识到他们的未来乃至他们的后代的未来。

**霍尔布鲁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召集这次重要的情况介绍会。感谢秘书长今天在座，显示了你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以及你和我们大家对贝尔纳·库什内尔的支持。

我很荣幸地欢迎我的亲密朋友贝尔纳·库什内尔回到安全理事会来，并再度听取他的报告，而且，像我以前多次讲过的，就这项工作而言，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他在处理工作时，将创造力和坚定性融合在一起。他没有辜负他的使命。他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或试图维护全体科索沃人的利益。我国政府对他表示全力支持。

我们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话，我们支持他所完成的工作。我们强烈建议，在下个月的选举中，科索沃所有人都应有机会在不受威吓的情况下参加选举。这是科索沃一次非常重要的选举。对科索沃的阿族和这里的塞族少数来说，这都将是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这将是他们在第 1244 号决议框架内决定其自身命运的一次机会。

但是，在谈到选举时，请允许我转换话题简要谈谈南斯拉夫当前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我们正处在南斯拉夫极其重要的历史时刻。人民通过投票彻底选择了民主的未来，就在我们发言时，全世界正在倾听和关注着那里。

秘书长先生，我赞赏你今天上午的发言。我还要引述克林顿总统的话，他今天早些时候说：

“欧洲和联合国应该做的是支持塞尔维亚人民表达的意愿，的确，从外面看来，他们进行了自由选举，而有人想从他们手里将自由选举夺走。但我想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应符合那里大多数人的意愿。”

贝尔格莱德当局采取了一切手段阻止公平的选举。它企图在选举中作弊，歪曲选举结果。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和欧洲联盟得出结论认为，选举因普遍存在的不正当行为而受到玷污。米洛舍维奇总统甚至像以前一样，想要操纵科索沃的投票。



在这方面，我要称赞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及其同事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部队和驻科索沃国际安全部队（驻科部队）的其它部队，他们上星期日作了非常重要的工作，防止科索沃出现可能给整个南斯拉夫造成虚假结果的那种结果。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最早向全世界指出，科索沃投下的选票在理论上和数学上都有绝对的极限，我无法说他这样做是多么的重要。库什内尔先生，我赞赏你在执行秘书长特别代表职责进行的活动中为确认南斯拉夫人民的自由意愿作出的巨大贡献。

我要再次指出，我们正处于巴尔干命运的历史性时刻。投票看来是压倒的多数支持变革、民主和欧洲。即使是南斯拉夫政府也被迫承认米洛舍维奇所得选票少于对手。以他们的统计来看——世界上没有人接受这一统计，他至少落后八个百分点。进行第二轮投票的要求明显是破坏南斯拉夫人民已经表达的意愿的一种企图。

可信的证据显示，反对党确实将要大胜。反对党的结果依赖于根据所有投票站统计出来的官方数字，而实际上这些投票站的票数在所有党派在场的情况下已经作了统计。这同当局的初步结果大相径庭，对那一初步结果并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反对党说没有必要进行第二轮选举，这是正确的。

我们身处安全理事会、置身这一历史性议事庭、在这一最重要的国际促成和平和维持和平的机构里的人对目前发生的事切勿不要抱有幻想。我们在这一议事庭的人和其它地方的人曾经直接领教了南斯拉夫当局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克罗地亚的失败政策。我们看到米洛舍维奇总统无视 1996 年的选举，但我们相信他的时间不多了。勇敢的塞尔维亚选民现已表明，他们以坚定的信息希望结束南斯拉夫的国际孤立，重建破碎的经济，组建一个既不让人害怕、也不害怕人民的政府。

国际社会怎么办？国际社会将要、能够、也应该发挥支持南斯拉夫民主政府的重要作用。显然，当、

如果——我相信这里正确的说法是“当”——民选政府在贝尔格莱德就职时，它不一定要赞同外部世界所持每一立场，而外部世界、包括美国也不一定要赞同这一政府所持每一立场。但这就是独立国家间自由交流的实质。如果变革之风奏效，那么，一个承诺尊重本国人民意愿的贝尔格莱德政府就会在国际社会中、包括——我相信——联合国中占据当之无愧的位置。

一旦民主政府执政，我们美国就准备同我们的朋友和盟国采取步骤解除现在的制裁。我们将欢迎民主政府根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现行决议申请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南斯拉夫将成为加强和建设自由市场民主机制的区域努力的一个参加者和伙伴。

这些是十分有希望的发展。正如我一开始说过、现在要强调的，我们正处于巴尔干历史的分水岭时刻。自豪的南斯拉夫人民终于能够表达他们的希望。现在是倾听他们声音的时候了。

最后，我再次感谢库什内尔先生，感谢他竭尽全力、精力充沛，在极端的实际、行政和政治困难面前表现的承诺、感谢他为科索沃和平事业所作的个人牺牲，也感谢他对巴尔干在——我认为整个冷战后时期中、如果不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话——中最重要的选举事件作出的贡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以英语发言）：**孟加拉热烈欢迎库什内尔先生今天向安理会通报。我们非常留心地听取了他的非常重要的发言。我们对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成就和科索沃的积极发展感到鼓舞，但同时感到应该加速恢复正常的速度。自安全理事会特派团走访科索沃以来的 6 个月中，科索沃特派团在许多不利的情况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安理会特派团访问时，我们有机会亲自了解了问题的巨大和复杂性。

今天，我谨就秘书长的报告（A/2000/878）和库什内尔先生的通报谈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选举，我们欢迎库什内尔先生采取 10 月 28 日进行市级选举的步骤。这些选举将是走向民主发展的重大的第一步。及时完成公民登记进程、特别是阿尔巴尼亚裔社区的公民登记进程，将是重大的一步。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科索沃塞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大多数由于强硬分子的恫吓而不能参加登记。我们强调地方当局管辖下的所有人全面参加以便恢复切实的和平的重要性。

第二，关于塞族温和派的参与问题，我们同样欢迎在阿尔泰米杰主教领导下的塞族民族委员会自 6 月以来参加临时行政理事会和科索沃过渡时期理事会。这是科索沃特派团作出广泛努力以求将少数民族包括进科索沃民主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功。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共同努力谋求和平。

第三，关于安全局势，近几个月在科索沃零星地发生了一些有政治动机的暴力事件。在选举前的时期这些事件很可能会增加。应作出很大努力，包括重新分配资源，以防止可能出现会扰乱选举进程的任何事件。我们鼓励科索沃特派团把制止与选举有关的暴力事件以及实施选举行为守则作为高度优先事项。我们对科索沃各地，包括米特罗维察，继续出现民事暴力和骚乱感到不安。科索沃领导人必须作出更多的努力来结束暴力循环。我们呼吁所有科索沃人，无论属于何种族，团结起来反对那些破坏和平以及对建立科索沃安全、民主和多种族未来构成威胁的人。我们鼓励科索沃特派团继续努力加强安全、法制以及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返回。

第四，科索沃的司法机构长期以来陷于瘫痪，主要是因为缺乏法官。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上个月为科索沃各地区的法院又任命了 136 名专业法官和检察官和 309 名襄审员，从而使法官的人数接近预定的水平。我们在报告中看到，司法制度的加强提高了执法活动的水平。再加上改进了刑事制度，这将十分有助于建立法制。

第五，我们在安理会曾多次提及失踪人员和被拘留者问题。这仍然是不同的种族社区间关系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局势若继续下去，将不利于为建立种族间和谐关系作出的努力。我们强调任命一名秘书长失踪人员和被拘留者问题特使是适当的。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任命亨里克·阿姆内乌斯为她的被剥夺自由人员问题特使，被剥夺自由人员包括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境内的被监禁者、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我们希望他所发挥的作用将为确定至今仍下落不明和被拘留的近 3 500 人的命运作出很大贡献。

最后，我谨指出，在一个是冲突和种族间暴力温床的地区恢复和平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至今所取得的明显进展表明这种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我谨特别向扬库什内尔先生表示敬意，他在领导联合国在科索沃建立民主、和平与安全的工作中作出了不懈努力。我赞扬他耐心和坚持不懈地进行这一困难的工作。

**莱维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秘书长特别代表为补充报告而对报告作的详细介绍说明了自 1999 年夏季以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所有方面执行任务的进展情况。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还非常确切地叙述了科索沃特派团在 10 月 28 日市政选举一个月之前为这一重要阶段的适当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所作的准备工作。

科索沃特派团自成立以来展开的坚持不懈和有条不紊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国代表团热烈赞扬特派团的工作并赞扬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和他所有的工作人员。联合国特派团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特别是与种族暴力行为、歧视和侵犯人权行为进行斗争；这些是极端主义分子为推迟所必需的科索沃社会内的和解而布下的可恶的陷阱。欧洲联盟旗帜鲜明地谴责这些行为。由于联合国作出努力和特别代表与社区领导人进行对话，以及在这个省内各地展开了许多近距离主动行动，不信任之墙开始破裂。

塞尔维亚社区代表在同库什内尔先生和阿特米杰主教就塞族人的安全问题签署了一项协定后恢复了混合行政结构就是不信任之墙破裂的一个迹象。Airlie 宣言的通过以及对临时行政当局全体一致的支持是这种破裂的又一迹象。“科索沃社会公约”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大希望。因此，耐心和决心开始慢慢地获得回报。

我在这个会议厅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并非每天都有好消息可庆贺。联合国特派团在科索沃的成功是联合国所能取得成就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必须循序渐进地展开工作。在每一个部门都必须重建一切，甚至是从零开始。行政部门现已再次开始运作、展开了培训工作、并确定了提供资金的来源。科索沃特派团的人道主义活动是成功的。重建与发展是国际议程上的优先事项。欧洲联盟为科索沃和巴尔干提供的资金远远超过了其他捐助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 1999 年和 2000 年向科索沃的捐款总额将近 80 亿欧元，约为 70 亿美元。最近，欧洲联盟以及法国在国家一级提供了更多的具体捐助，以解决 Trepca 企业和 Zvecan 工厂对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的威胁。

我还谨强调，10 月 28 日在将这个省举行的市政选举特别重要。这将是使科索沃走向真正自治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选举。正如库什内尔先生所说，自治的大纲还有待确定。科索沃特派团正在为选举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协助下，约 100 万科索沃人的登记工作在堪称典范地进行着，尽管我们不得不对贝尔格莱德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塞族社区成员仍留在这—进程之外感到遗憾。此外，已尽一切努力确保进行真正的民主辩论，不受到自由的敌人的挑衅。联合国铭记这一切，并保持警惕，以通过说服工作，并在必要时通过有力的手段，确保尊重游戏规则。我们鼓励科索沃特派团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坚持这个方向。

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尽管当政者公然制造谎言，但塞族人民于 9 月 24 日大批地站出来明确地宣布他们赞成民主改革。

我们应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旨在使曾希望投票的人可能自由地进行投票而在科索沃采取的安全措施。让我们希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科索沃的选民将不可阻挡地作出同等明确的选择——和平地屏弃仇恨、政治操纵、攻击自由和蔑视少数民族，——选择民主、和解与人人参与民事来工作；换言之，这是欧洲和未来的选择。让我们在一起确保这种选择不致遭到挫折。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作了情况介绍。不幸的是，他的发言既没有给人以乐观的理由，也没有改变我们众所周知的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境内持久的危机局势的评估。

第 1244（1999）号决议正在部分地和以令人不满意的方式得到执行。如同过去那样，在该项决议框架内议定的解决科索沃危机的继续遭到漠视。尽管有着各种孤立的积极事态发展，也尽管国际存在的人员在最可怕的情况下作出了无私的努力，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的领导人的行动继续违背安全理事会并违反关于许多原则问题的第 1244（1999）号决议。

诚然，贝尔纳·库什内尔被赋予极大的权力，但它们并不是不受限制的。他必须严格地在他的任务框架的范围内行事。库什内尔先生于 9 月 16 日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发表了讲话，公开宣扬他的个人观点，并实际上要求科索沃独立，我们认为这种讲话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们还认为他提到第 1244（1999）号决议中有着所谓的模棱两可的意义是不适当的。今天正在遭到漠视的决议的条款是制订得十分、十分清楚的。它们未得到执行，其责任完全落在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领导人的身上。

最近俄罗斯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在科索沃行政边界遭到驻科部队士兵的扣留，这些士兵试图对他进行搜身。我们认为这一事件公然违反了第 1244（1999）号决议的条款，侵犯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驻科部队还对西班牙、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作出了类似的行为。驻科部队人员曾要求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贝尔格莱德办事处负责人巴巴拉·戴维女士进行搜身。所有这些都只能被视为企图妨碍外交代表受委任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一部分领土上进行工作。要求除了向贝尔格莱德作出正常外交委任之外，要在科索沃履行外交职能还必须有任何另外的授权，我们认为这种要求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俄罗斯已对这些事件提出了十分强烈抗议。然而，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领导人不仅没有采取适当措施来制止对外国外交官进行搜身的非法做法，还让科索沃特派团的国际警察和阿尔巴尼亚警察参与这些搜身工作。因此存在着蓄意妨碍受委任派驻贝尔格莱德的外交人员工作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切断贝尔格莱德外交使团与科索沃的联系，从而表明了将科索沃从南斯拉夫强行分裂出去一贯企图。

9月14日联络小组外交部长的声明强调了科索沃境内的安全局势依然紧张。驻科部队和科索沃特派团本身承认，在非阿族人的安全状况、收缴非法拥有的武器储存以及未充分控制现已为科索沃保护团收编的科索沃解放军（科军）前成员的活动等方面的情况都不令人满意。在这方面，有影响力的医生无国界组织比利时分部最近的一项决定很说服力。它决定停止其在科索沃境内的活动，其原因是驻科部队和科索沃特派团未能制止对该区域的非阿族人民的“种族清洗”、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

由于科索沃阿族极端主义分子发动的暴力运动，非阿族社区的成员在继续离开该地区。像以前那样，目前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为非阿族难民返回该区域创造安全条件。现在继续存在族间冲突向塞尔维亚南部各社区蔓延的危险。至关重要的是尽一切可能，防止出现对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

就像我们以前所做的那样，我们坚持早日开始关于科索沃地位的谈判进程。可在8国集团工作组5月在东京会议上通过的科索沃临时自治原则中，找到作为确定科索沃实质上自治的各项要素这一工作极其

良好的基础。显然，应让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官方代表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为此目的，积极利用科索沃特派团——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联合委员会的机制将是适当的。在该委员会的范围内将可能解决开始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谈判确定国际存在在该区域的地位这一问题。我们关切的是，科索沃特派团指挥部无视第1244（1999）号决议的这一重要条款。

现在也正是商定数目的南斯拉夫军事人员返回该区域的时候了。在第一阶段应可能达成协议，让有限的南斯拉夫边防特遣队进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边界的科索沃部分。

我们继续认为，科索沃特派团发展的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在当地的财产完全私有化的概念是错误的。破坏该区域内的经济联系只会强化将科索沃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分裂出去的运动。

我们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目前没有举行市政选举的必要条件。这些选举要标志着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实现民主的主要步骤，它们必须得到彻底准备，而且必须是民主的。

实际上，暴力在科索沃占上风。甚至阿尔巴尼亚政党遭到前科军协调一致的恫吓和讹诈运动的迫害。科索沃塞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面临恐怖主义，被迫完全不参加选举。选举的组织准备工作情况也一样糟糕。正如科索沃报纸Koha Ditore于2000年9月21日所报道的那样，科索沃特派团官员已承认，从一开始，选民登记过程有严重的后勤和组织困难。选民名单丢失了，选民资料甚至包括歪曲情况，所以，该报纸得出结论，在科索沃一百多万已登记的居民中只有90万人实际参加了登记，而且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顺利地适当登记。专家认为，科索沃约35万居民的情况有错误或歪曲。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实际必须重复登记过程。鉴于这种局势，我们认为独立专家对登记结果进行不偏不倚的审查至关重要。

鉴于所有这些事实，库什内尔先生敦促10月进行的市政选举在本阶段不可能是民主、自由和公正

的。这种选举有危险加强阿尔巴尼亚极端分子和单民族科索沃支持者的立场。

我们不得不再次提请秘书处注意，它无视我们反复要求得到具体资料。请允许我仅举一个例子。我们三次正式地要求安全理事会成员熟悉调查了1999年3月在拉查克发生的悲剧的芬兰法医专家的报告。德国报刊今年春天报道了该报告所载资料。迄今为止，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我们的要求撞上了沉默之墙，这使我们不得不严肃考虑科索沃危机的根源。

我曾期待利用秘书长今天在这个会议厅，请他亲自采取必要措施，使安理会成员可以熟悉该报告。但不幸的是，他已经不在我们这里。但我希望，他的同事将向他转达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第四次在本会议厅里提出的要求。

我们深信，现在早就是用严肃讨论科索沃局势，特派团本身和补救目前危机局势方式来取代对科索沃特派团领导人传统大肆赞扬的时候了。在新一波政治暴力发生之前进行这种讨论是紧迫的事项，国际存在的领导人将对这种暴力负有全部责任。安全理事会成员应分担这种责任，他们在审议科索沃问题时，发现可以仅仅谈及贝尔格莱德的罪恶，而对公然违反第1244（1999）号决议的情况完全保持沉默。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也十分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情况介绍。我赞扬他和整个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做出了极大的献身工作。这不仅是传统的赞扬；他们，而且我们，正在该省取得进展——净进展，但不过仍是进展。

在我们关于科索沃的上次会议上，我国代表团首先集中谈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当局逮捕了科索沃特派团雇用的两名英国警察。现在应向安理会通报最新情况。在被捕了八周后，这些被拘留者仍然在押，而且仍未被起诉。两名加拿大公民和四名荷兰公民受到同样的待遇。虽然关押这些人的条件比完全无法接

受有所改进，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当局不尊重领事协定。我们要求他们立即释放这些人，或提出具体起诉。正如我国代表团上次所说的，这两名英国警察当时促进科索沃的稳定与安全，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根据联合国各项决议而进行的重要工作的组成部分。这项工作遭到干扰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联合王国受到正在为10月份市政选举进行的彻底准备工作的鼓舞。这些选举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是将科索沃的管理归还其人民的关键步骤。我们注意到，大约45 000名塞族人在9月24日科索沃另一次选举中安全地投了票。霍尔布鲁克大使指出这些选举可改变我们在巴尔干工作的性质。

联合王国感谢库什内尔先生及其工作队，同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一起，在观察9月24日选举中做了如此出色的工作，并使科索沃选民放心。这有助于最大程度地缩小米洛舍维奇总统的渎职范围。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就目前情况而言，这45 000名塞族人及其同胞将不在下个月科索沃市政选举中投票。但谁知道？也许民主和非暴力本周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诞生，如果米洛舍维奇总统从局势急转直下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影响将在科索沃所有社区迅速感到。

虽然塞族人目前不情愿在科索沃的选举中投票，但科索沃塞族社区应在当地政府结构中具有代表性。我们欢迎关于库什内尔先生和科索沃特派团将任命代表在选举后参加市议会的协定。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清楚指出，安全在整个科索沃仍然是个问题。联合王国已经和其他国家，包括它在欧洲联盟中的伙伴们一起，谴责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社区成员及其他人不久前挑起的种族和政治暴力事件。

库什纳先生和驻科部队继续谴责暴力并尽他们所能采取措施予以处理。同样重要的是，科索沃政治领导人大部分也都公开表态反对这种暴力。他们7月

在弗吉尼亚的爱尔莱大厦会议上表态支持非暴力和种族间对话的原则。这极受欢迎。不会听任爱吵闹的少数人的恶棍行为来决定科索沃的未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安全框架，有利于科索沃塞族人和其他人返回家园。

拉夫罗夫大使刚才提到的涉及俄国大使以及恰巧还有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边界上的英国驻科部队的事件是不幸的，但是这些军队是在紧张局势加剧时正在执行任务，而不是有意对俄国大使有失礼行为。安全是唯一的动机，最近在格拉康尼察的事态表明这方面必须保持警惕。

联合国注意到秘书长呼吁增加国际法官和检察官。我们同意孟加拉国的看法，在科索沃执法是一个关键问题。的确，联合国已经提供了大量的法官和检察官，并随时准备进一步予以协助。然而，迄今我们被告知不需要联合王国的候选人。我们是否不应该集中力量增加国际法官和检察官的人数，不应优先重视此事，而不是联合特派团其他方面的工作？

不管今后几天在塞尔维亚本部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需要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呆上一些时候。联合国将在政治上和实际上继续全力支持他们的努力。

**沈国放先生**（中国）：感谢主席安排今天的公开会议审议南联盟科索沃问题，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库什纳先生详细的通报。库什纳先生、科索沃特派团和多国部队在艰难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中国代表团支持他们为全面执行第 1244 号决议作出的努力。

中国代表团认为科索沃的局势没有根本改善，安全形势不能令人满意。针对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力事件令人关切，我们支持特派团为在各民族间促进宽容和融合、制止种族暴力而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特派团和多国部队继续采取具体措施确保科索沃所有居民都能够生活在没有暴力、恐吓和骚扰的环境中。我们对科索沃少数民族正在开始返回家园表示欢迎，但是少数民族返回的速度和人数是远远不能令

人满意的。我们期望特派团将根据自愿和保障安全的原则鼓励少数民族返回。

我们也注意到科索沃市政选举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在目前局势下，我们对选举能否在自由、和平的气氛中进行感到怀疑。令我们忧虑和不安的是，近来政治暴力事件增加，如果对极端分子和强硬分子采取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不加以阻止，科索沃独立和种族清洗政策将会被合法化。出于各种原因，塞族人和多数土族人没有参加登记，在这种没有良好基础的形势下举行选举，很难想象选举结果会是公正的，而且可能会激发更尖锐的民族矛盾。我们期待着特派团采取具体措施，改善治安，消除少数民族的恐惧心理，鼓励他们参加选举。

最后，我想强调，南联盟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第 1244 号决议对科索沃的地位有明确表述，安理会成员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或支持科索沃独立。任何将科索沃引向独立的企图都是非常危险的和非法的。非常遗憾的是，现在有人在这样做，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希望特派团，包括特别代表本人，应该严格、全面执行安理会第 1244 号决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利斯特雷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赞扬你召开这次关于科索沃局势的会议，这对安全理事会十分重要。

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库什纳先生所作的情况介绍并感谢联合临时行政机构的成员今天出席这一会议。

秘书长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 6 月 6 日至 9 日 18 日期间完成的工作所提交的十分详细的报告，清楚地证明了安全理事会交付给该团任务的庞大和复杂性。我们谨明确重申我们支持和认知库什纳先生、科索沃特派团和科索沃部队所做的工作，并感谢他们英勇努力确保科索沃向基于民主体制的真正自治过渡。

我们想集中谈谈我们认为基本性的几个问题。第一，我们谨明确表示支持选举进程和将在 10 月 28 日举行的选举。关于同选举有关的平民登记，科索沃特派团遵守这一期限肯定是重要的。不应过份强调登记进程中发生的实际错误，因为这些都可以解决。但是，我们感到令人关切的是，大多数科索沃塞族人由于恐惧或受恫吓而没有登记。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我们支持选举进程。我们希望将来在该进程范围内举行的选举将使塞族少数能感到有足够的安全而参加，而且将有大批人参加。那将标志着当局合法化的开始，我们希望这一当局将成为导致和平和谈判解决科索沃最终地位的总进程的一个固有的部分。

我们支持的一个概念是秘书长报告 (S/2000/878) 第 9 段和以后各段提及的科索沃民间社会契约。根据报告，该契约将包括建立机制，使建立真正的自治政府成为可能。这项工作将在科索沃特派团过渡期间进行。Airlie 宣言非常吉利。现在，我们必须执行阿塞两族作出的尊重选举结果和尊重种族现实的承诺，我们还必须平息我们对政治暴力问题抱有的关切。

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把注意力放在塞族少数人上，而且也要把注意力放在阿族多数人上。科索沃人民和领导人绝不能忽视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115 段提出的警告，即如果发生暴力，他们就有可能失去国际支持，科索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将瘫痪。

人们不能支持任何一方的极端立场。阿根廷完全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努力确保大家都依法并根据民主原则行事。我们认为，不能孤立地决定科索沃地位。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合法当局对话和区域环境都是我们认为不能留待一方处理的因素。

因此，我们非常重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9 月 24 日举行的选举，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享有人民充分支持的民主政府是处理科索沃最终地位的有效对话者。在这方面应十分显然的是，我们愿忆及，民主体制的基础是尊重人民在投票箱表达的意愿。我们希望充分尊重选举结果。

**哈默先生** (荷兰) (以英语发言)：我愿感谢库什内尔先生既坦率又发人深省的论述。我赞赏他对科索沃特派团成就的坦率评估。但我要补充一点，错误只有在没有得到纠正情况下才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最充分地信任库什内尔先生和科索沃特派团的男男女女。

我再次感到完全同意特别代表的意见和他对安全局势和持续种族间暴力表达的关切。我也同他一样对塞尔维亚境内的失踪人员和被拘留者感到关切。我同意库什内尔博士对他目前在科索沃组织的市政选举的重要性所作的评估。我同意他坚持认为必须在地方一级建立联合多种族审议机构。

因此，我将不使用我准备的发言稿中涉及这些问题的部分。相反，我将直接谈到更切合科索沃问题本身和更直接涉及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两个问题。

我们都在等待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选举的最后结果。贝尔格莱德联邦选举委员会昨天晚上宣布的结果表明反对派取得明显胜利。我们只能希望米洛舍维奇总统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如果他这样做，塞尔维亚、黑山、当然还有科索沃的人民就可以在民主获胜时确实享有更美好的未来。

我的另一个有关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问题涉及四名荷兰国民的命运，正如格林斯托克大使今天提醒我们的那样，两个多月后，这四人同两名加拿大人和两名英国公民一起，仍在不符合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加入的条约和公约的情况下被关押。对这四名荷兰公民的初步拘留被延长了两个多月，到 11 月 17 日，而且他们仍被单独监禁。领事接触机会极少，迄今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当局拒绝这四人接受独立医生的检查。我们要求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当局制止这种对正义的嘲弄，并加快法律程序，以便使这些被拘留者得以迅速释放。

最后，回到科索沃问题，我要在最后响应莱维特大使的乐观意见，即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的表现也许会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功故事。



**海因贝克尔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首先，让我对库什内尔先生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让我表明，加拿大政府对他在困难环境中取得的一切成就感到非常高兴。

（**以英语发言**）

我将稍后谈到科索沃目前局势，我还要就选举问题谈几点意见。南斯拉夫人民几经说了话。目前很明显，科斯图尼察先生将尊重他们的声音。问题是贝尔格莱德当局现在是否尊重南斯拉夫人民的抉择。

我们呼吁贝尔格莱德当局承认，现在情况已经变了。现在应该尊重众多塞族老百姓投票表达的观点。现在是停止游戏的时候了。加拿大希望能够欢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重返民主国家大家庭。我们仍希望 9 月 24 日的选举导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和平民主变革。

一旦政府承诺改革和稳固实现和解，加拿大将同国际社会一起取消制裁并停止孤立南斯拉夫。

有关的一点是，我要再次感谢库什内尔先生，并赞扬他的努力，以及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努力，他们在确保至少就科索沃而言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欺诈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

我认真听取了库什内尔先生的话。他听到他说我们正处于低度冲突之中，但还没有到冲突后局势。同一年前相比，我们取得了很大进展。一百万难民已重返家园。学校已重新开放。表面上许多人已重新过上正常生活。我们已经取得很多进展，但我们当然还没有到最后阶段。特别令我们不寒而栗的是，任何少数人，就此特案而言，塞族少数人，都可成为暴力的目标。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感谢科索沃特派团和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努力制止和防止这种情况。

关于科索沃选举只谈一句话。我们也对阿族科索沃人内部犯罪活动日趋增多及其可能对即将举行的市政选举产生的影响感到震惊。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感谢库什内尔先生为防止暴力和胁迫行为以及为防止这些因素影响选举而进行的努力。

在这方面，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最近颁布《印刷行为守则》尤其值得欢迎。现在亟需独立、负责任和自律的媒介。我们希望，在接近选举时期和选举之后，实施这项守则将促进民主政治文化。

我们还欢迎最近任命负责失踪人士和被拘禁人士问题的特使。我们支持库什内尔先生的观点，即：国际社会施加压力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在另一个层次上，我谨提及英国大使和荷兰代表团关于英国籍、荷兰籍和加拿大籍被拘禁人士的发言。我认为，这些人士被拘禁已达两个月——加拿大籍人士被拘禁已达两个月。他们没有被起诉。今天，他们与被捕的那天一样清白，事实上，贝尔格莱德政权完全清楚，他们是清白的。现在只等该政权释放这些被拘禁人士。

总之，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听取库什内尔博士的通报，对他的工作印象非常深刻，剩下该说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坚持下去，使这个项目获得民主的结果。贝尔格莱德选举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个重大步骤。

**本·穆斯塔法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祝贺你召集这次重要会议。我还谨感谢秘书长提出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该报告介绍了特派团的活动。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他关于科索沃局势的通报内容非常丰富，非常有启发性。

科索沃正在经历其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一个时期以来，该地区内外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毫无疑问，这些事件将对科索沃局势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将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支助和支持。在这方面，我谨表示欢迎使科索沃各社区和解以及鼓励各当事方进行政治对话的各项倡议。

在弗吉尼亚举行的埃利宫 (Airlie House) 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重要宣言, 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使人产生希望, 希望有一天所有这些仇恨和暴力都将烟消云散。会议为在自由和透明选举基础上在科索沃建立民主、多民族以及和平社会奠定了基础, 重新确认了所有难民回归的权利。而且, 我们认为, 如果秘书长特别代表提议的公约获得接受, 它将促进保护各民族社区的权利, 可以为自决——尤其是通过规定各市政当局的责任和权力以及通过使少数民族社区在这些结构中获得公平代表席位实现自决——铺平道路。

所有这些倡议都不能取代冲突各当事方的积极参与。事实上, 我们认为, 科索沃所有社区的所有政治领导人都必须承担其历史责任。这些领导人有责任促进容恕, 保证听取理智的声音。

我谨借此机会指出, 格拉查尼察塞族民族委员会 (塞族民委) 决定参与联合临时行政结构的工作, 以便在执行若干协议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这是一项明智的决定。还应该指出的是, 米特罗维察塞族民族委员会将参与回归人士问题联合委员会的工作。

公民登记进程第一阶段按时完成, 市政选举条例已获得通过, 我国代表团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借此机会鼓励科索沃所有社区参加这些选举, 这些选举将为建设一个多民族社会奠定基础, 只有多民族社会才能确保科索沃的持久和解。我们还要求严格实施选举行为守则, 以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或胁迫, 因为这些暴力或胁迫可能减少参与选举进程的人数。我们认为, 这些选举不能作为加深民族分裂和促进排斥的借口。在这方面, 我谨向驻科索沃部队 (驻科部队) 致敬, 该部队已拟定好行动计划, 以制止选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暴力行为。

正如我们在以前的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认为, 制定有效、公正和独立的司法制度可以加强科索沃所有人民的信念: 科索沃所有社区具有共同的未来。在各地法院委任法官和国际检察官的措施正在少数民族社区中建立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这也是一种

办法, 可以消除过去普遍存在的、纵容十分恶劣行为的罪而不罚现象。

正因为如此, 我们认为, 我们必须鼓励关于建立民事警察的倡议, 我国自豪地参与了民事警察部队。我们尤其欢迎建立特别工作组的倡议, 以制订措施, 打击基于民族的暴力行为, 特别是打击针对少数民族的暴力行为。

最后应指出, 我认为科索沃恢复和平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但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科索沃特派团到达科索沃后, 已经取得明显进展。选举活动获得成功是科索沃所有人民走上和解与和平共存道路的关键。

我谨特别向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致敬, 他为实现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我还谨特别向他领导的小组和向科索沃特派团所有工作人员致敬, 他们忠于值守。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的赞扬。

**哈斯米先生 (马来西亚)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召集这次会议。这使安理会又有一次机会, 可以进一步评估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244 (1999) 号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

我们感谢秘书长提出详细的报告。我们高兴地欢迎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回到安理会。我们感谢他提出全面和极有助益的通报。他在执行艰巨任务期间展现了坚定的决心, 我们对此印象深刻。就象他今天下午在安理会发言时所展现的那样, 他每次在安理会发言都展现了无比的热情, 我们对此仍然印象深刻。他在谈到他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科索沃特派团) 迄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时, 态度坦诚、直率, 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他不回避这些困难的问题。他公开承认所犯的错误, 但通过承认这些错误, 他采取了补救行动。我们欢迎这种坦率、这种透明态度, 这是在执行第 1244 (1999) 号决议方面进一步取得进展的好兆头。

在以前举行的安理会科索沃问题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已经阐述其关于库什内尔先生在通报中提出的以及秘书长报告中所载的若干问题的观点。尽管如此，我们借此机会再次重申，马来西亚大力支持库什内尔先生对科索沃特派团的领导及其在科索沃执行第 1244（1999）号决议方面的努力。

显然，科索沃特派团在执行第 1244（1999）号决议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欢迎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特派团巩固了这些成就，并继续进行进一步的全面努力，以便为和平、民主和自治，以及为科索沃的长期发展和重建奠定具体的基础。

现在，我们看到在科索沃建立的各种机构或机关在相对顺利地运作，其中包括：联合临时行政结构、临时行动委员会和科索沃过渡时期理事会。科索沃少数民族在这些行政和协商机关的代表性也得到加强，同时正在努力进一步加强科索沃保护团和科索沃警察部队。我们还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管理条例已获签署而成为法律。

因此，科索沃特派团正在朝着充分执行第 1244（1999）号决议的正确方向前进。我们因库什内尔先生为我们介绍的情况而大受鼓舞，我们也鼓励他和科索沃特派团继续努力。当然，能否成功有赖于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国际社会继续给予大力支持以及科索沃所有领导人和人民给予支持、承诺和充分合作。

在今天审议这一问题的范围内，我国代表团想强调下列五点。

首先，我们充分支持库什内尔先生就上周日，即 2000 年 9 月 24 日在科索沃进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选举所作出的决定和所采取的行动。考虑到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和现场情况的复杂性，这些决定和行动是完全适当的。我们感到轻松的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件。我们希望这些选举的结果将对科索沃的全面局势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我们欢迎成功地在科索沃进行了民事登记过程。这无疑是科索沃特派团的主要成就之一，用秘

书长的话来说，这是“该省在实现自治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S/2000/878，第 114 段）。现在，重点是市政选举的筹备工作和在 2000 年 10 月 28 日实际举行选举本身。我们期待着这些选举。然而，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科索沃所有政治力量的支持与合作，以及最终所有登记选民的充分参与，才能保证选举取得成功。我们再三促请所有社区参与登记过程和即将举行的市政选举。我们相信，库什内尔先生和科索沃特派团在这方面的努力将产生结果。

其三，科索沃持续不稳定的安全局势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具有种族动机的暴力重复发生和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和骚扰行为明显增多，给在执行第 1244（1999）号决议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蒙上了阴影。还有一心想破坏该进程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人。不应容忍他们的行为。因此，我们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有效地解决安全问题，包括最近为改善总体安全状况所采取的措施和给予政党成员的保护。在两个特派团努力增强有效地处理安全问题的能力的时候，成功最终将取决于科索沃不同民族的所有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政治意愿和充分合作。因此，我们促请所有科索沃人——领导人和各个级别的人——在与极端主义作斗争和促进种族间和谐方面发挥作用。

在科索沃特派团努力控制犯罪的范围内，我们对科索沃特派团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功印象深刻，正如库什内尔先生今天以图表方式介绍的那样，犯罪数量从今年 6 月份每周 300 起重罪下降到 9 月份的不到 20 起左右。这一点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四，米特罗维察无疑仍是科索沃一个潜在的爆点。我们充分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加强该地区安全的努力。科索沃特派团必须在整个科索沃北部地区维护其权威，如同它在该领土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

最后，失踪人员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继续被扣押在塞尔维亚的监狱仍是一个需要及早解决的重大关切问题。我们热烈欢迎任命亨里克·阿姆内乌斯先

生为负责这一问题的特使。我们诚恳地希望，这次任命将大大有助于找到这一重要的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全面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应对科索沃的整个和解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我们同意库什内尔的意见，即国际社会和安理会必须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使其改变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立场。没有必要的压力，特使的努力将受到贝尔格莱德的阻碍，失踪人员将仍然失踪。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特别是考虑到库什内尔先生刚刚告诉我们受扣押者正在受到折磨的情况。这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监狱当局令人不能容忍的行为，应让他们对此承担责任。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马来西亚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库什内尔先生介绍情况和秘书长提交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最近三个月活动的报告。

我们注意到，由于科索沃特派团在其责任的所有领域的努力，在科索沃出现了许多积极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完成了民事登记过程、颁布了一些条例，尤其是关于城市自治和市政选举的条例、通过了《艾尔利宣言》和许多其他事态发展。

我们认为，过去三个月特派团的真正成就是目前温和的科索沃塞族人参与联合临时结构、完善了科索沃土族人在科索沃过渡时期理事会的代表性、在多种族基础上任命了额外的400多名地方法官和检察官以及向科索沃地区法院任命额外的国际法官和检察官。

同时，该省可怕的安全局势，特别是在保护少数民族和人权方面，继续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具有种族动机的暴力并没有减少。由于确保安全的环境、公众安全和秩序是在科索沃的国际民事和军事存在的主要责任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衡量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的活动总体是否成功的标准。在这种背景下，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的活动不能令人完全满

意，应当得到加强。发给我们的表格很好，但并不完全可信，因为它的标题，即“报告的在科索沃的重罪”有一个缺点。没有报告的犯罪又当如何，谁来决定重罪和轻罪之间的区别？

尽管如此，我们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的有关主动行动，特别是科索沃特派团警察决定建立一个特别安全工作队，以打击按种族确定对象的暴力。我们希望，乌克兰派出的已于上周完成部署的特别警察股将在这方面有所帮助。最近驻科部队和科索沃特派团在格拉查尼察没收非法武器和爆炸物是值得称赞的。考虑到在市政选举前的准备时期科索沃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在增加，科索沃特派团关于设立信息协调小组和行动工作队以便执行打击政治暴力的安全战略的活动是及时的。

我们积极评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决定任命瑞典的阿姆内乌斯大使为其与科索沃危机有关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被剥夺自由人员问题特使。根据秘书长的报告，特使的任务将涉及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包括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囚犯、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而不管其种族如何。我们认为，这种任务反映了解决这一高度敏感问题的客观和平衡的态度。

尽管几乎没有塞族和土族社区参与，民事登记的初步阶段仍被普遍认为在一个多月以前已经成功地完成。在8月份，宣布已登记了科索沃居民提交的大约100万份申请，并发布了5500个参与市政选举的政治候选人名单。许多申请正在审议之中，审议工作将于9月底结束。我们感谢科索沃特派团在筹备10月的市政选举方面所做的工作。与此同时，有不同的消息——其中也包括拉夫罗夫大使谈到的消息——显示，登记过程并不是很好。我们担心在10月28日的选举之前，这种情况会难以纠正。我们想请库什内尔先生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对于兹韦坎炼铅厂的问题，正如我们在8月所说，我们对科索沃特派团清理该工厂和周围环境的打算深表欢迎。然而，对于是否确有必要通过武力对这家工厂实行控制，仍值得怀疑。确保特里皮卡以前的所



有工人——他们仍在游行示威——在工厂重新开门后不被剥夺立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从关于库什内尔先生的呈文的秘书长报告中了解到了他对关于科索沃社会的“协定”的初步设想，其中涉及到为临时行政管理期间的实质性自主和社区保护制定一个法律框架。鉴于这一设想还没有提交给安全理事会，我们要求库什内尔先生在完成这一设想后尽快这样做。我们认为，在通过这一协定时，应避免在其中对最终地位问题作出预先判断的危险，因为该文件将涉及到科索沃实质性自主的法律方面。因此，我们要求库什内尔先生对协定的实质保持警惕，确保它不被视为关于科索沃最终地位的可能谈判所达成的结果的替代品。

我的讲话不能忽略近来发生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那些最为重要的事件，即三天前举行的南斯拉夫总统选举、联盟选举和市政选举。我们坚信，无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选举结果如何，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都必须继续为履行第 1244 (1999) 号决议为他们规定的责任而进行努力，即在充分尊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促进科索沃在这个国家内的实质性自主和自治。

最后，我希望库什内尔先生和科索沃特派团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驻科部队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达兰特夫人**（牙麦加）（以英语发言）：让我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一道，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我们感谢他对科索沃的事态所作的坦诚且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情况介绍。我们还感谢秘书长关于第 1244 (1999) 号决议实施情况的全面报告。

我国代表团认识到，尽管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仍面临着许多挑战，过去 15 个月中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包括在重建、卫生、教育、地方管理、公共服务、农业以及法治方面。此外，报告显示，基本的宏观经济因素基本就绪。

科索沃特派团在整个科索沃发展当地能力的一致努力，对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比如，科索沃特派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联合开展的预备援助项目将重点放在了提高几个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能力上。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民事登记进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尽管遇到了若干问题，我们真诚地希望所有少数民族都将最终对参加民事登记产生足够的信心。我们还注意到在准备即将到来的市政选举方面所取得的有关进展，包括通过特别适用于选举中的关键事项的条例和重要选举规则以及旨在防止欺骗行为的程序。我国代表团认为，从长远讲，少数民族的参与对建立一个多民族社会至关重要，没有各个族群间的和解，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表达我国代表团对安全状况，对被拘留者和失踪者的情况以及侵犯人权情况的关切。关于有政治动机的暴力的报告令人不安，因为这种暴力会产生不稳定影响，会破坏业已取得的成就。科索沃在过去的 15 个月中确已历尽艰难，它不能再冒风险危及业已得到的支助并损害自己可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们注意到，少数民族群体继续受到威胁、恫吓和暴力攻击。这些事件会损害为促进宽容和共处所作的努力。因此，我们赞赏库什内尔先生发起的改善少数民族状况的倡议，以及他与非塞族少数民族群体的直接接触。我们同他一道呼吁科索科领导人谴责暴力行为，呼吁他们作出承诺，尊重市政选举结果并促进各个族群间的宽容和接触。

我国代表团非常重视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不时发现大型武器贮藏所的报告。我们在表扬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不断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对大量各式各样的武器显然仍在流散这一点仍不能感到放心。

我国代表团认为被拘留者和失踪者问题是影响和平建设、和解和宽容的主要障碍之一，因为它仍是

使种族关系出现紧张的主要根源。因此，我们欢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任命一名大使——亨里克·阿姆内乌斯——担任她的特使，负责被剥夺了自由的人的事务。我注意到，他的任务规定中包括与科索沃危机有关的被拘留者和失踪者，而无论其种族如何。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积极进展，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影响着科索沃所有族群的这一问题的解决。失踪者和被拘留者的家庭应该知道他们的亲人的命运。

虽然犯罪数量急剧减少，在实行法治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在培训法官和警察以及设立监察员办公室方面，但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在使用适用法上的不一致和缺乏对有关国际人权法的了解，法院制度受到了不利影响。因此，我们表扬那些向司法进程提供援助的国家。

然而我们注意到，据科索沃特派团的警方证实，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在科索沃是一个有增无已且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希望关于贩运问题的规章草案将迅速付诸实施。对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不仅必须给予身体援助，还应给予精神援助，以帮助他们应对痛苦。

最后，我想重申牙麦加对科索沃特派团的支持。我们向在库什内尔先生有力而不懈领导下的科索沃特派团的男男女女表示敬意，因为尽管他们遇到了各种困难和限制，他们仍在寻求实施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安贾巴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我想感谢主席召开这次重要会议。我还想感谢秘书长的报告以及特别代表库什内尔先生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局势的全面介绍。

我国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取得的进展，包括它及时地完成公民登记过程的第一阶段，建立了司法体系和法制，对刑法体系的安全和管理进行了全面整顿，以及通过在全省的村庄和自治市中举行群众会议继续科索沃特派团与地方人口之间的对话。

虽然对少数民族社区的恐吓和暴力在增加，但格拉查尼察的塞族民族理事会恢复加入联合临时行政当局和科索沃过渡时期理事会，这令我们感到宽慰。同样，我们赞赏科索沃土族社区加入科索沃过渡时期理事会。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特别代表并鼓励地继续向科索沃人民宣传民主机构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以期鼓励他们和谐地共同生活和工作。

关于安全局势，我国代表团对政治暴力上升感到关切，特别是针对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的暴力，以及对该省的少数民族社区的暴力。在这方面，我们同样对特别代表为处理这个问题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感到鼓舞。这些措施包括建立一支特别警察部队，并与驻科部队合作确定具体的措施以改进少数民族社区的安全。

最后，我们赞扬特别代表库什内尔先生以及科索沃特派团人员忠于职守的精神和他们代表国际社会在科索沃做的出色工作。但我想重申，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得到充分实施。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纳米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马里代表的身份发言。

鉴于我国代表团的关切已经由前面的发言者表达过，我只想简短表达三点意见。

首先，我想象其他代表团一样对秘书长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和他所成立的所有工作队表示敬意。他今天的情况介绍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估价科索沃民政管理当局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但同时看起来，进展受到继续发生的民族暴力的阻碍。我们认为，如果存在着一种暴力和恐惧的气氛，就无法保持已经取得的成绩。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同样重视促进和解与宽容。

第二，我想谈谈选举问题。我们完全支持选举进程，特别是将于 10 月举行的地方选举。它们是对建

立一个多民族社会的重要贡献。为使科索沃人民能够真正投入这个进程，确保所有民族都参与这个进程似乎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

第三，让我说，我们在公民登记，失踪者和被拘押者问题上与马来西亚和牙买加持同样看法。

最后，让我再次对库什内尔先生说我国代表团多么支持他在实施第 1244 (1999) 号决议方面采取的措施。

我现在恢复履行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能。我请库什内尔先生发言答复所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库什内尔先生 (以法语发言)**：我想既感谢你们的赞扬，也感谢你们的批评。积极的赞赏态度似乎占主导地位，不过当然，我不是应该做这个判断的人。我感谢俄罗斯联邦和中国的大使通过对我们提出批评而提供了一个改进我们工作的机会。我非常尊重这两个国家和这两位大使的个人品质，我想很快对他们的意见作出答复。

大约 15 个月之前，你们可能不会这样说。我很谦虚地说，我已尽我所能。我认为，那些至少两次去过这个区域即科索沃的人可以证明，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的变化，技术上的变化，物质上的变化。我甚至可以说，局势每天都发生了变化，就象例行公事一样。至于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变化，则必须有更多的时间。即便是安全理事会也无法在这方面做任何事。人的行为有一种特殊的时限，与新闻媒介或政治的时限都不同。尽管如此，我和你们一样感到急不可耐和失望。

这些民族、这些人民、这些社区之间在过去十三个世纪中彼此对抗，不生活在一起，不彼此交谈，不彼此相见，而你想让暴力在 15 个月后就停止吗？

我可以理解政治上的缺乏耐心，但我也认为，我们必须保持合理的态度。理智会逐渐返回科索沃。不要以为我们对暴力无动于衷。在我有幸领导的极其出色的工作队中，我们把一切精力用于努力制止暴力，减少暴力。看看世界其他地区的暴力程度；你们几乎

不需要这样做就会相信我的话。就看一下这个暴力曲线吧，你就会明白。并不仅在科索沃有暴力。我们与警察——这包括 49 个国家——一道努力创新，以使国际社会的干预更有效。幸运的是——我记得几个月之前克劳斯·赖因哈特将军在此坐在我的旁边肯定这一点——我们有可能要求驻科部队士兵进行干预以期缓和这种暴力。

但是，即兴代替民警工作不是当兵的任务。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卜拉希米报告中敦促要做的工作：我们必须为和平创造必要条件，以便维持和平特派团和实行和平的特派团能够完成任务——他们不能维持一个不存在的和平。我们必须理解，让国际警察一起训练，以便他们能够有效地工作是多么必要。当然，这些警官不能因为参加而在任何国家受到惩罚。

我已听到安理会不耐烦，我也一样不耐烦。我们每天遇到这种不耐烦。成员们已向我领导的团队表示敬意；光凭我自己，我将一事无成，一无所能。秘书长任命我领导这一特派团，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各机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欧洲联盟，特别是联合国所有工作人员的奉献和不知疲倦的努力。他们是一支卓越、富有献身精神和创造性的队伍，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我想，所有到过该地区的人都能证明他们对执行第 1244 (1999) 号决议和世界和平的奉献。我对领导这一团队感到自豪，他们确实是一支很不平凡

的队伍。美国霍尔布鲁克先生说我们现在正经历一个历史性时刻是真的。现在我不想就贝尔格莱德所发生的事件发表意见，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大胆说，这对我们塞族朋友，对塞族人民争取民主，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们已经展示了他们要这样做的意愿。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不错失这一机会。我肯定，多数塞族人——肯定那些我在科索沃接触过和我认识的塞族人，他们有来自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地区的——一直抱着很大希望等待这一机会。让我们不要使他们失望。这确实是塞

族人民实现他们在该地区的历史使命，是和平、正文和民主的一次机会。我们的塞族朋友在等待我们支持他们。我听了霍尔布鲁克大使对特派团赞扬，我非常感谢他。孟加拉国代表正确地指出，选举是恢复和平所必要的。我同意，而且 15 个国家中有 13 个国家也同意。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几个国家就错了，但这仍然是个很大的多数。如果我们不按选举办法做到底，我们怎能希望恢复民主。这个办法从地方选举开始。经过一年半后，我们现在要求核准或者修改现有的市政委员会这难道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这些委员会确实存在，而且确实在科索沃特派团的参与下进行行政管理。他们管理各市的日常生活。我们将让他们有民主合法性，让他们有更好的手段。事情就是这样。塞族人已在这些市里工作，而且他们将继续这样做。我遗憾，塞族人再次没有登记投票，但我相信他们会参加这一努力。

一年半是不是够？是不是太长？我们还要等多久？我们是否要等暴力结束？几百年过去了，也没能消除暴力。我们是否再等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有没有一个标准？我不知道。我们将看到历史是否会证明我是对的；如果不是，它将证明安理会有些理事国是对的，我将第一个承认我错了。但我想历史不会证明我错。我想民主将在这些市政选举中生根，而且以后将扩延开来。

这里我又想到孟加拉国代表的话：因为这些选举，安全局势将会改善，因为我们将给人民责任。这是对它们表示尊重的唯一办法，是让他们看到他们被当作是名符其实的公民的唯一办法。我反而希望暴力将在竞选过程中减少。我希望我没错，但奇怪的是，自从竞选开始以来，暴力已经越来越少，似乎竞选已在心理上和社会学上造成这一现象。如果国际社会为作出这些论点提供了机会，我们大家都有理由感到高兴。

昨天，鲁戈瓦先生的政党——科索沃民主联盟（民盟）头一次相当被动。当然，我们看到过鲁戈瓦先生的第一次公开示威；普里什蒂纳从未见过这么多

人示威。鲁戈瓦先生作了讲话，那次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我本人有系统地观看每一个政党发起竞选运动，这样就不会有选择性。我认为，这标志着民主的开始。因此，昨天普里什蒂纳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民盟竞选运动开始了。这看来可能不那么重要，但在科索沃是惊人的，如果你想一想这二个主角的背景：原科军和民盟。我希望这种趋势能继续下去。

我感谢法国代表让我有机会向我所领导的团队表示敬意。在普里什蒂纳和全国，他们于其说是官僚，不如说是积极行动份子。

这些社区的选举能否产生任何势头？我想会的；我希望能。我们能不能看到拒绝仇恨，走向和平与和解的立场？我希望能。我们必须再次理解，他们曾经是对立双方，他们事实上曾经相互作战。我要对俄罗斯联邦代表说，我因为组织选举所受到批评这很矛盾。我也曾经因为在战争期间接受某些被强加加入市政府的党派而受到正确的批评。除了民主的奇迹外，我能用什么奇迹把他们赶走？多数强加入市政府的人，无疑将在今后通过选举被赶下台，或者去担任其他职务。我希望能本着尽可能最好的精神来做；这是清除那些没有合法性，曾靠武力占据其职位的人的唯一可能的办法。这就是我对拉夫罗夫大使有些论点的答复。

不是我太乐观，我争取现实。我在努力不忘我的局限或第 1244（1999）号决议的伟大原则。执行这些原则是我的工作，我正在自愿地执行。但是，让我们依据事实来批评，事实就够了。

让我就《金融时报》上的文章讲一句。我从来没有讲过独立，一年半时从没讲过：没有公开讲过一次。我承认《金融时报》上用的词模棱两可。这个词我熟——大家可以想象我读过这篇文件。但这完全是理解有误。

科索沃人民承认，它正在慎重考虑独立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实施第 1244（1999）号决议，该决议谈到了“高度自治”，科索沃人或他们之中的某些人，



认为这系指一个时期。这并非我个人的意见。你们将绝不会发现是不负责任地对该短语进行解释，但如果我发言被人误解，我表示歉意。

我回忆起俄罗斯大会提及的事件，特别是因为我这里有他的同事瓦莱里·叶戈什金先生的名片，他曾对我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拜访。我极为高兴地与他会面和谈话。我们的相处令人非常愉快。在我与他共处的一个半小时内，他没有进行任何抱怨。他完全没有谈到被逮捕的事。如果他谈及此事，我会对此予以关注。我代表国际社会，我仅是部分地代表——尽管我不代表科索沃部队，我并非它的代表——向叶戈什金先生表示歉意，如果他拘留时间太长的话。尽管我没有为任何人找借口，但叶戈什金先生在安全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在宣布进行联邦选举——特别是进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选举和联盟议会选举——而使局势的极富爆炸性的时候，越过了这条边界。我很抱歉叶戈什金先生在边界上被拘留了太长的时间。我向俄罗斯大使保证，这次事件没有任何别有用心

的动机。还提到了医生无国界组织的态度。我对此表示感谢。我曾参与建立了该组织。我对某些人的态度感到痛心，他们不是在困难的形势下提出建议性的批评，而是离开以抗议暴力行为。幸运的是，他们被该组织的其他医生所取代，我认为他们的抗议没有任何意义。人们在有的时候必须提出抗议，但并不是针对朋友。

我认为出现过多暴力事件没有任何人会感到高兴，但这种事件在持续减少。我再次提供一些统计图表来说明这一点，尽管我并非特别重视统计数字。即使出现一次单独的事件也会令我十分愤怒。不过，从历史、人类、社会学和精神病理学角度看，我们的确处在一个极度变化不定的局势之中。怎么能指望这一切在一年半之内消除呢？请看看在其他维持和平特派团正在发生的情况吧。我不会麻木不仁地提及一些名称，但那里的暴力水平是极高的。这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显而易见，没有暴力事件，也就不需要维持

和平特派团了。所以，我们必须做我们能做的事，我们人民也要日夜工作，但他们不可能站在每一个人的后面，或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令人遗憾的是，这是完全做不到的。

让我们不要犯任何错误。协定绝不是一个合法的文件。它完全是一个道义上的感情用事

的文件。我请求他们确保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进行民主选举，从而使我们能在更好的条件下讨论他们的未来。当然，我没有迫使任何人签署政治或法律声明。我很高兴俄罗斯大使提到了临时自治，就像我们在东京所做的那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试图前进一步，幸亏在进行市政选举之后有了这项协定。我们不仅向联合临时行政结构提出了这一点，我们还争取并将继续争取——就像坐在我身后负责科索沃特派团政策事务的伊万索夫先生可以证明的那样——每日或几乎每日都见到贝尔格莱德的官方代表。

我很高兴俄罗斯大会援引了科索沃报纸 Koha Ditore 对登记进程所作的尖锐批评，但我也希望他援引该报纸对这篇文章所作的更正，因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指出，该批评完全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无论如何，我非常高兴他提到了这份报纸，这的确是科索沃新闻界日益接受新思想的示例。

我自然将努力确保所提及的错误能加以改正，但我并非那个做此事的人。这些事要由联合临时行政结构、欧安组织和科索沃特派团来做。在登记过程中，即使它是按极先进的方法使用数据库完成的，有些情况也会扭曲，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幸的是，这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进行解释，而且还有一个称之为“招标”的程序。这些标书由印度人获得。因此，我们把这些阿尔巴尼亚文的数据库送给了印度人。在重新的翻译人名或地名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差错。这就是有人声称 30% 的数据库有错的原因。但这不是实际情况。我们正在改正错误，我们认为错误率在 1% 至 5% 之间，在所有监测的选举中，这种误差率多少是可以接受的。绝没有出现 30% 的误差率。我可以保证这一点。我们正在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提及芬兰人的文件并非第一次。我完全准备请负责这些调查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考虑芬兰人的文件。

我还看到有关我们与普里什蒂纳的代表一起在阿尔巴尼亚开办的联络处的声明。我想知道，尽管在科索沃开办了 30 个类似的办事处，为什么该国的办事处受到了更多的指责。我认为，并没有针对阿尔巴尼亚开展任何特定的国际政治或法律活动。这些办事处都是商业办事处。那里没有任何外交代表，这一点务必搞清楚。在这些办事处中，没有任何人享有外交人员地位。

我认为我已就提出的问题作了太多的答复，虽说就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一个具体问题可能解答得不够详尽。我同意他的意见。我知道他已推荐了许多——大概多达 40 名——法官和检察官，他们已被负责法律部门的人所考虑。有些他推荐的人已被接受。我在普里什蒂纳刚刚会见了其中的一个人。我要对英国大使表示感谢。对我们来说，这些法官非常有用，我认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我要感谢英国大使推荐他们。

中国大使说局势有所改善，对此我要向他表示感谢。的确，当然并非所有少数民族都仍然可以享受充分民主，正如我在介绍情况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希望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习惯。我们必须改造社会。你们大家有否看到一个社会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改造吗？我指的不是在座所代表的任何社会，但改造这些社会耗用了数百年时间。因此，鉴于我们正在进行努力，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仅仅因为未能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创造奇迹而受到指责。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或我们的后继者将取得成功。

此外，阿根廷代表立即作出了反应，其大意是说面临的复杂而困难。是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这些社区拒绝相互沟通的时候，这是一项需要面对的极为复杂和极为困难的任务。人们问我开始和解的问题，但问题是这里就从来没有过和解。如果要开始和解，人们就必须设法相互了解。但他们从未相互了

解过。毕竟，这是世界上少有的人们从不相互交谈的地方之一，也是没有用同一种语言实行教育的地方之一。

在医院里，有塞族和阿族医生和护士。他们在一起工作，但他们从不相互讲话。在同一个餐厅里，他们坐在不同的桌子旁就餐。对任何熟悉医院的人来说，这是相当具有象征意义的。这就是实际情况：他们从不相互交谈。世界上唯有这个地方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问一位塞族建筑师他是否熟悉阿族建筑师，或者问一位塞族医生他是否熟悉阿族建筑师，而回答竟是他不知道。

没有人愿意回答。而他们确实认识某个人——那里存在着某种半径为 200 米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邻居彼此熟悉，仅有 200 米，不会更远。它是一个特殊形式的社会，但它就象所有其他社会一样，也会转变。

我要对与我同样关心问题的荷兰代表表示感谢，感谢荷兰迄今已给予的支持以及仍在不断给予的支持。对此，我非常感谢。我们知道，在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的时候，即使是在最紧急情况中，我们也可以求助于诸如荷兰等一些国家。贵国从没有不作反应过，对此我很感激。

我还要感谢加拿大，因为它是我们有时求助的国家之一，就象我们求助于在这里派有代表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我们有时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些唐突，我希望我们能得到原谅。关于加拿大代表提到的新闻媒体守则问题，是的，它非常理论抽象，而且也必须加以实施。但是，人们能够指望什么呢？辩论和个人谴责是每天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是过大的一部分。从报纸上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果一份报纸上出现有些尖锐的谴责，那么我们就应停止该报纸的出版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与此同时我们要尊重新闻自由。我们确实将一家报社关闭了八天；这是我们的重大表态。现在我们有了解他们必须遵循该守则。

我感谢突尼斯代表给予的鼓励。我将向塞族民族理事会转达他的问候。减少暴力：我要再次作出回应。

是的，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这样做。正义是绝对必需的。为了减少暴力，绝不能存在逍遥法外的现象。而要消除逍遥法外现象，警察就必须能够逮捕嫌疑犯，并将他们提交审判。司法体系仍然有缺陷，尽管它正在好转，尽管已进行了审判，而且现在有足够的法官来处理这一情况。这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很艰难的。

马来西亚提出了五点：选举、少数族裔参与、犯罪、米特罗维察和人口失踪问题，当然还有失踪者问题。我对此表示赞赏。我在实地已经与他们谈过这些事情。我赞成应该做到坦率，而且我自己也努力坦率待己。但是正如外交人员们所知道的那样，有时候要这样做也不容易。有时，为了取得进展，就必须劝说他人，而不是坦率地谈论一个人所遭受的挫折。我已经理解这一点，这证明，不管年龄多大，都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关于我们是否能纠正登记过程中的问题，乌克兰代表提出了三个具体问题。我赞赏他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前所作的评论。登记过程的问题是否能够在 10 月 28 日之前得到纠正？不行。如果我们以前没有这样做，我们现在也不能做。正如我先前所说的那样，登记过程是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技术工人执行的——拉夫罗夫先生谈到过这一点——许多独立的专家也来了，并提供了帮助。三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一登记进程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否能够 100% 获得接受？当然不会是 100%，但我们认为也在 1% 到 5% 的范围之内。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够在选举进行的那一天，在选民前去投票的时候，纠正这一百分比；此类纠正将由工作人员亲自进行。在此之前，我们将公布选民名单，并提前两个星期把它们提供给所有各个市的投票人。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小组便会最后一次亲手纠正名单上的错误。随后，我们将会有一个登记日。我希望，大多数甚至所有错误都能够得到纠正。至于说重新开始这一进程，那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所提出问题的精神实质。

很显然，Zvecan 冶炼厂工人的薪酬已经支付。该厂共有 600 名工人，有 3 000 人获得了薪金。那些祖

父母曾在冶炼厂工作过的人也来了。与冶炼厂有关联的所有工厂的雇员也已获得薪酬。我们尽量以第纳尔支付。常常有人批评我以德国马克付钱给他们。多年来，贝尔格莱德一直以第纳尔支款给那些人。只有 10% 的人接受第纳尔，而 90% 的人都要德国马克。我们以德国马克支付给他们。我们支付给他们的钱比以往还要多。他们被要求恢复工作。我们没有关于该企业的任何经营计划，但是我们筹到了钱，而这是我们在一年里不容易做到的，其目的是保障雇员的安全。安全是首要的考虑。我们已要求以前在 Zvecan 工作的 600 人中的 300 人回到工厂工作。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答复正在谈判之中。他们想要 3 000 人来工作，否则就一个人都不来。这是不可能的，过去有 600 工人，现在不可能要 3 000 人。我们正在与他们谈判，以便现在能够有 300 人工作，其他人在不久以后也会来与他们一道工作。我们认为——尽管我的想法可能有误——在大约六到八个月之后，冶炼厂将重新确定起码的国际准则。其后，我们将视情况而定。在此期间，专家们将在开展工作。所幸的是，法国、美国和瑞典很快提供了资金，以确保安全和保障。我们已在利用该笔资金开展工作。

关于协约，正如我先前已说过的那样，它不是一种法律协约，而是一种感情甚至道义上的协约。正如一些代表所提到的那样，到处都在辩论，“你们一旦举行干净的选举，我们就谈论实质意义上的自治”。

关于牙买加代表的话，我们已在巴尔干地区发现了一些窝藏的武器。这是不足为奇的。的确，武器没有上缴。但是在整个巴尔干区域，尤其是巴尔干区域的这个地区，到处都有武器。当然，我们找到武器越多就越好。我还感到高兴的是，阿姆内乌斯大使已获任命。他的任务再一次必须包括战犯和失踪者。但是我们必需迅速采取行动。我谈到了进行绝食的 68 人，我并不认为在提供失踪者的消息之后，暴力就能够消除，即便是悲惨的消息，因为我相信，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死亡。我很遗憾地这样说。我已经开始向失踪者的家属讲述这一点，保持希望有时在心理上是非常有害的，即使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管制贩运的

条例将很快颁布。我要强调妇女在科索沃各协会的作用以及我希望他们将在减少暴力方面发挥作用，这一作用始于竞选。妇女在竞选中的作用是鼓励民主辩论，也许也减少暴力。

对纳米比亚代表，我要指出，提到土族居民便使我感到高兴，因为少数族裔——在科索沃过渡时期理事会没有代表的族裔——终于来了。我赞赏对这一点的强调。我们已进行大量的谈判，以确保土族社区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参与选举过程。不幸的是，有人要求将土耳其语作为第三官方语言。我们与安卡拉达成了一项协议——谈判是艰难的，但基本的民主理想受到了尊重——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到最后，尽管有这一协议，土族一些派别没有接受这一协议，并希望他们人数大约为2万人的族裔社区将力求使他们的语言成为官方语言。这过于复杂，不可能得到接受。但是，几乎有一半的土族人已经登记投票，然而由于日期原因，其他土族人未能登记。我感谢你们对少数族裔获得代表情况的关心。

我感谢主席以马里代表的身份对已取得的进展所作的评论。他使用了和解和容忍的字眼。我同意你们的看法，即和解是必要的。但是，正如我从一开始就在安理会这里说的那样，我认为在和解之前，我们必须谈论共处。

伤口太深，冲突太久。冲突已持续13个世纪。而伤口只有一年。我们不能立即谈论和解。让我们谈论调解，最重要的是谈论和平共处。当他们停止相互威胁时，当各社区至少同意现状时，我希望，我们能够敞开开始和解的大门。这将需要许多年的时间。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库什纳先生向我们所作的解释和答复。

我的发言名单上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安理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6时15分散会。